

逆流而上

〔苏联〕阿·维尔希宁著

少年兒童出版社



主要人物表

次郎 六年級級長

正徹 }
小太郎 }
高尾 }
繁流 } 六年級學生
亭吉 }
多田樋年 }
藤田新藏 }

佐藤 歷史教師，一位進步的教師。

平太郎 鋸木廠工人，次郎的哥哥。

今野 鋸木廠工人，共產黨員，工人運動的領導人。

白洲 漁民

山田 鋸木廠老板

加津雄 山田的兒子

須磨 前日本皇軍大尉，菊旗同志會的頭子之一。

柏德遜 美國駐王市的軍官

惠特尼 美國女人，英語教師。

古川 校長

后藤 六年級級任教師

志村 老校工

目 錄

主要人物表

1. 鯉魚是健壯勇敢的魚…………… 1
2. 小“鯉魚”初顯身手……………19
3. 王市的白鴿……………40
4. 箱子的秘密……………68
5. 烏云漸漸聚起來了……………81
6. 全世界人民吹一口气,就会变成一陣台風!……………95
7. 節日…………… 112
8. 爭取和平…………… 138
9. 菊旗同志会的會員們…………… 145
10. 在漁村里…………… 155
11. 罷工…………… 188
12. 釋放佐藤老師! …………… 203



1 鯉魚是健壯勇敢的魚

上課鐘打過以後，已經十五分鐘了，可是教歷史的佐藤老師還沒有來。對於向來遵守時間的佐藤先生來說，這倒是一件難得的事。六年級長次郎是一個結實的十三歲男孩，圓滾滾的臉，長着一對烏溜溜的大眼睛。他已經往門外張望了好幾次，可是沒看到老師，於是他決定上樓到教員室去。

走出教室以前，他回頭看了看同學們。大食品商店龜鶴屋[注]老板的兒子——胖子新藏，照例在打盹。他那顆南瓜那麼大的腦袋磕在桌子上不動。

短小精悍的高尾，在黑板旁邊神氣活現地走來走去，鼻尖上架着小

[注] 日本人管商店叫“屋”，這裏的龜鶴屋，就是龜鶴商店的意思。

太郎的近視眼鏡。他怒冲冲地眯縫着本來就像狹縫似的眼睛，小心翼翼地踮着脚尖，活像級任教師后藤。

正徹和外號叫做“多謝”的文靜的小正彥，舉動最安靜。正彥這個外號，還是他在一年級時得來的，當時他得到了壞分數，向老師鞠了一躬，說了聲“多謝”。

正彥不知道跟人家賭什麼賭輸了，被人家在后腦勺上彈指頭。身子柔韌得像竹竿似的正徹，正“一、二、三、四……”在計算彈指頭的响亮的記數。旁觀的孩子們都兴致勃勃地計算着，並且等待着打盹的新藏發出鼾聲來。每彈一次以後，正彥總是皺緊眉頭，渾身打着哆嗦，好像是向正徹鞠躬似的。

次郎對那一班同學感到很滿意。大家都循規蹈矩，不吵不鬧，不用擔心級任老師到來。

可是臨走以前，次郎還怕有變，要求正徹說：

“我上樓去的時候，你代理級長，維持一下秩序。”

他向那個驚訝地凝視着他的正徹眨了眨眼睛，走出課堂。

矮小灵活的正徹是全校最受調皮搗蛋的孩子，他最會出主意，是一個出名的打手。這個托他維持秩序的任务并没使他高兴。他用不滿的眼色在課堂里扫射了一下，然后斜眼望望睡着的新藏，輕輕地嘆了口氣。他打算跟這個小胖子算賬。今天新藏破壞了他的禁令，欺負了他保護着的三年級學生亭吉。

亭吉的父親在戰爭中打死了，全家生活非常困難，同學們常常把自己根本談不上丰美的早餐，分給經常挨餓的亭吉吃。這個瘦弱而胆怯的孩子沒法保護自己，常常受到高年級學生的欺負。連胆小的新藏也敢惹

这个孩子。

爱吵架的正徹良心很好。一天，有个学生揪了亭吉一下耳朵，亭吉哭了，正徹就郑重其事地向大家宣布，从今以后，他要保护这孩子。

今天他看到新藏在下课休息的时候，走过亭吉身旁，用膝盖撞了他一下。

上课钟使正徹不能教训这个惹人的孩子。这会儿也许能趁級長不在的机会，把这小胖子惩治一番。正徹口袋里有一匣蚯蚓，怀里还有一条养驯的黃領蛇在打盹。也许可以把这些东西放出来活动活动：把蚯蚓塞到新藏的领子里，黃領蛇放到他鼻子底下。那多么有趣呀！可是糟得很，这件事现在可想也别想。級長嘛，虽说是临时的，一举一动可总得跟自己的职位相称才对啊。

正徹摸了摸口袋里的小匣子，然后把一只手伸进怀里，又遗憾地嘆了口气。

清瘦的繁流走到他的课桌旁坐下来。繁流的绰号叫“小狐狸”，不光是因为他生着一张长脸和一双狡猾地闪着亮光的小眼睛，而且因为他还能够想出种种恶作剧来。

“喂，正徹！”他向新藏那边点了点头，低声说，“你听这只肥蟹呼噜呼噜地打鼾，不討厭嗎？”

“好像狼嗥似的，”正徹同意说。“我早就想弄醒他了，”他沉默了一会以后说，“可是你要明白，这会儿我可不能这么办。我得维持秩序。”

繁流同情地点点头，又眨了眨眼睛。

“也许我能叫他不那么嗥叫吧？”他问。

“会吵起来的，”正徹嘆了口气。“你倒没有什么，可是我会挨次郎

罵的。”

“我來輕輕地干，誰也不會挨罵的，”繁流狡笑着說。

這誘人的建議使他的朋友不再堅持自己的主張了。

繁流嘻嘻地笑了一笑，湊着正徹的耳朵，低低地說起來。

“也許不會那麼壞吧！”正徹笑着，滑稽地皺起了他那個鈕扣樣的鼻子。“好，干吧！只是我什麼也不看，什麼也不聽。我要睡啦！”

“睡吧。這件事跟你毫無關係。”

正徹把腦袋擱在胳膊上，透過半開半閉的眼睛，注視着繁流。繁流伸手一揮，捉住兩只蒼蠅，蹣跚地走到新藏跟前。那胖子似乎睡得挺香。他得意忘形地咧開了那張闊嘴，安安靜靜地打着鼾。

繁流小心翼翼地將兩只去了腦袋的蒼蠅塞到新藏的鼻子里去。胖子呼地吸了口氣，蒼蠅就不見了。

繁流奔到自己座位上去，埋頭看着書。就在這一剎那，傳來一陣响亮的噴嚏聲，於是課堂的牆壁，仿佛由於突然的哄堂大笑而發抖了。

正徹跳起身來，裝出級長應有的嚴厲臉色，可是瞅了新藏一眼，就再也忍不住了，原來新藏正對着一個沒蓋上的墨水瓶打了個噴嚏，濺得滿臉都是墨水。

全班哈哈大笑，繁流站在新藏身旁搖了搖頭，然後彎下身子，湊到胖子那兒，表示同情地問：

“你准是夢見了什麼快樂的事吧？看到什麼好吃的東西了嗎？”

可是新藏沒來得及回答。教室門忽然給打開了，神情激動的次郎闖進了教室。大伙兒從他那種焦急的樣子看出來，准是發生了什麼非常的事情。次郎慢吞吞地走到前排一張課桌跟前，兩手往課桌上一擱，瞧了

瞧同學們。大伙兒沉默下來，莫名其妙地望着級長。

次郎搭拉着腦袋，悄悄地說：

“同學們，我們的佐藤先生被人抓去了！”

教室里一片寂靜。大伙兒吓得楞住了，連新藏也停止用吸墨水紙擦自己的臉。

“真想不到，我們的老师是个……賊，”新藏忽然冷言冷語地說。

“你說什麼，肥蟹？”正徹嚷着往新藏那兒跳過去。

只听得啪地打了個嘴巴。次郎抓住了正徹的一只手，使勁想把他拉开。

“流氓，你干嗎打人？”新藏嚷着，兩手摀住腦袋。

“你瞧我的！”正徹用拳頭吓唬了他一下。“以後你說這樣的話，我還要揍你……”

“你跟佐藤先生有什麼關係呢？”從後排的課桌那兒傳來了多田樋年的尖細的聲音。“嘿，好狠吶！”

新藏抽抽搭搭地大哭起來。

“這兒出了什麼事啦？”孩子們突然聽到一聲熟悉的柔聲柔氣的聲音，接着，門口出現了外號叫做“貓頭鷹”的級任老師后藤那顆像彈子一般發亮的腦袋。

孩子們搶着奔到自己座位上去。站在門口的次郎向級任老師鞠了一個躬，鎮靜地說：

“先生，請！”

孩子們一同站起來，恭恭敬敬地行了禮。

級任老師小心翼翼地邁着腳步，從門口走到教室裏面，生怕自己脚

底下的地板不够坚固似的。

他慢条斯理地在讲台后面坐了下來，把深黄色的長臉向學生們扭过去。他的臉上，生着一个又扁又闊的鼻子、兩片抿得緊緊的薄嘴唇、一双膨起的眼晴。

他的視線从孩子們頭頂上面投过去，問道：

“出了什么事啊？藤田新藏，你干嗎哭喪着臉，弄成這副骯里骯髒的樣子？”

那胖子并不把頭抬起來，只是一聲不响地从課桌後面微微欠起身子。

“我等着你回答，新藏。”

教室里充滿了一陣緊張的靜寂。

“哦，正徹免不了要受一番處罰啦！”次郎心里暗忖。“這會兒新藏准要信口亂說一通。”

可是那新藏還是猶豫不決，害怕地往四面望望。他很想處罰那個欺負他的人一下，心里已經因為馬上就要看到正徹狼狽的樣子而預先感到高興了。可是說也奇怪，他在那個對頭的炯炯發光的眼睛中，看到了一些嘲笑的火星，那副眼神大有道理，吓得他不由低頭來，出乎全班同學意外地說：

“是我自己不好，先生。我摔了一跤，把墨水潑在自己臉上了。”

“笨蛋！”后藤沒有多說。

他咬了下嘴唇，看到新藏確實是不想說什麼給自己分辯的話了，于是又接着說下去：

“那末，你摔了一跤，把墨水潑在自己臉上，而且还打了自己一個嘴

巴嗎？”

新藏的右頰不由得漲得通紅。全班同學發出了再也忍不住的 laugh。

后藤叫新藏坐下去，然后慢条斯理地走下講台。

“新藏，这都是你过分小心的緣故。你喜欢核計什么是有利、什么是沒利，喜欢多方面考慮。”

“猫头鷹”用仔細打量人的眼光向听着他說話的孩子們望了一下，就沿着前面一排課桌走來走去。

“我們思考得太多，已經成了一种規則。我敢說，这是从西方傳到我國來的一种有害的習慣，它帶來了我國國民目睹的种种悲慘的後果。如果我們民族再想抬高自己的地位，那么你們這正在成長的一代必須遵守的第一条金科玉律，就是不要多思考，而要照着執政者的意旨去干。”

后藤舒了一口气。他抿緊嘴唇，蹙起了眉头，仿佛在竭力回想什么似的。

“孩子們，我國有一位極有名的公爵，名叫鍋島本繁，曾經教導我們說：‘莫問誰是誰非。莫問是好是坏。問一件不好的事情，就跟問一件好的事情一樣地坏。問題的要点在于一个人絕對不要沉迷在思考中。’孩子們，明白了嗎？”

后藤頓住了話，用那雙膨出的眼睛向留神細聽的學生們四下里瞧了瞧。全班的學生都感覺到，說完了開場白，馬上就要談到正文了。

“所以，”級任老師不慌不忙地又說下去，“你們也許已經听到了，你



佐藤老師

們的歷史老師佐藤今天早晨叫警察給抓了去……我剛才已經提醒過你們了，帝國每一個循規蹈矩的臣民都不應該多思考。我還想指出一點，我們天皇的忠僕……”后藤莊嚴地抬頭望了望天花板，透過牙齒大聲吸了口氣，“是會讓警察抓去的。”

經任老師又舒了口氣。他悶悶不樂地向全班學生看了一眼，現出疑神疑鬼的樣子，不用說，他是不喜歡六年級學生們那種死板板的臉色和陰沉沉的眼神的。

次郎注意細聽着后藤的話，臉色越來越陰沉了，那雙烏溜溜的大眼睛里，也越來越頻繁地冒出仇恨的火花來。

在這孩子的腦海中，現出了佐藤老師的臉龐，臉上那雙眼睛，它們在眼鏡片後面親切地眯縫着。他能相信后藤先生對他們說的話嗎？自願一星期步行三次，到遙遠的島津村去免費教授貧農的孩子們讀書識字的，不是后藤老師，而是佐藤先生，難道說這一點學生們都不知道嗎？……次郎想起了去年烟山寡婦的那件事。那個可憐的婦人過不了那種走投無路的苦日子，把兩個女小孩——阿武和香保留扔下來聽天由命，自己却上吊自殺了。是誰來照顧這兩個女孩的呢？不是財主山田、多田或者藤田，而是佐藤老師。整個小城都知道，佐藤老師薪水微薄，生活並不寬裕，可是他跟瞎眼老母親同住的那個家，却成了那兩個孤女的家。

佐藤老師不但受到孩子們的尊敬，而且還受到成人們的尊敬。

不久以前，次郎親眼看到佐藤老師在工人大會上發表過演說。大會是在城郊木材倉庫後面舉行的。那時候，王市城里的全體男子和郊区農村里的莊稼漢都集合在那兒。老師跟他們不知講了些什麼，好半天，大

伙兒全屏氣凝神地聽着他的話。到他結束演說的時候，大人們都像小孩似的，掀起了一片可怕的喧鬧聲，他們拍手高呼：

“美國佬，滾回去！”

“從日本滾出去！”

……這時候級任老師后藤正在滔滔不絕地說下去。他那雙膨出的眼睛正在察看着學生，仿佛竭力想看破他們中間每一個人的心思似的。

“在我們民族遭受困難的時期，”級任老師說，“各種搗亂分子利用我們老百姓的愚昧無知、思想混亂，企圖引起日本內部的不和。只有你們這些拿着武器擁護天皇的忠臣後代，才能拯救和保存這個大家庭！”后藤說到這兒，親切地往樋年瞟了一眼。“現在，當我們大公無私的美國朋友來幫助日本獲得應有的地位時，日本民族的敵人，却在散布不信任我們的執政者和朋友的種子。難道說我們朋友的敵人不就是我們的敵人嗎？”

后藤把兩隻手交叉在肚子上，沉默下來。經過一陣似乎很有道理的停頓，他又提高了嗓門說：

“有些人想在我國製造騷動和糾紛，破壞我們對於我們大公無私的執政者、對於我們真心誠意的美國朋友的信仰。這些像佐藤之流的人，一心想叫日本國民喪失武士精神。這些人是日本民族的罪犯，也是日本民族的敵人！”

后藤說完了這番話，摘下眼鏡，開始用手巾把它擦起來。教室里是一片充滿緊張氣氛的靜寂。這時候忽然聽得次郎一聲激動的高呼：

“這是謊話！”

全班仿佛觸電似地打了個哆嗦。次郎直挺挺地站在課桌後面，孩子



次郎

們都把腦袋向他那邊扭過去。他臉色通紅，一雙睜得很大的眼睛激動地閃着光。

“猫头鷹”狼狽得好半天說不上一句話。

“這是什麼話？”他終於嘟嘟囔囔地說。

“這是謊話！”次郎更響亮地又說一遍。

“什麼謊話？”級任老師差不多用耳語似的聲音重又問道。

“佐藤先生是個正直的人！誰也不會相信他是我國人民的敵人，誰也不會相信他是一個罪犯，”次郎斷斷續續地說。“城里老一輩的人都說，佐藤先生巴望人人幸福。他不想叫我們自相殘殺……”

“猫头鷹”那張深黃色的臉發青了。他慢慢地跨着脚步，眼睛眯得瞳孔几乎都看不見了，穿過一排排課桌向級長走過來。全班學生都提心吊膽地靜了下來。次郎仍舊站在那兒，他那氣忿忿、死板板的目光，緊盯着向他走過來的級任教師。忽然教室裡聽到一陣輕輕的頓腳聲。那聲音起初是散散漫漫、畏畏縮縮的，可是後來却越來越一致、越來越調勻了。孩子們坐着一動不動，可是頓腳的聲音越來越響了，響得好像越來越大的怒濤聲。

“佐藤先生不是罪犯！”正微嚷了一聲，向坐在近旁的繁流和高尾那兒瞅了一眼，悄沒聲兒地說：“鯉魚們〔注〕，前進！”

〔注〕 鯉魚是一種健壯勇敢的魚，常常戰勝瀑布和激流，逆水游動。在日本，鯉魚相傳是一種胆大勇敢的象徵。每年5月5日日本“男孩節”的時候，有男孩子的人家，竹竿上總要掛一些紙扎的或者布制的鯉魚——原注。

后藤往正徹那边扭过头去，可是这时四面八方傳來了七嘴八舌的声音：

“佐藤先生是愛國的！”

“佐藤先生是个正直的日本人！”

“把佐藤先生还給我們！”

頓脚的声音越來越响了。

“滾开，猫头鷹！”

“病鬼！”

“彈子！”

后藤站着不动，用嘴吸着空气。后来，使出他从來沒有的灵敏动作，一縱身，像个皮球似的，从教室里跳出去。

級任老师随手把門砰地关上，教室里帶來了一陣驚惶不安的靜寂，可是以后，学生們都从自己的位子上跳起來，大伙兒同时开口談起話來。

“孩子們，我們多么團結一致呀！”正徹嚷着說。

他光着脚跳到課桌上，得意洋洋地向同學們打量了一眼。他脖子上盤着一條黃領蛇，胖子新藏一看到這條蛇，就直打哆嗦。

正徹邊跳邊唱：

“團結一致的屍骸

赶散了漁夫……”

這成了一种信号。四面八方發出了叫嚷声。

“猫头鷹也够受啦！”

“他像塞子那样打課堂里飛出去咧！”

“跑去哭訴啦！”

繁流跳到課堂中央翻跟斗，新藏忘了剛才受到的欺負，滑稽地學起豬崽叫，高尾坐在講台上，巧妙地學着級任老師的樣子，不慌不忙地用鼻音說起話來：

“所以，諸位，什么是好，什么是壞呢？唔……挺簡單的。凡是你們認為是好的，都是壞的，凡是你們認為是壞的，却都是好的。明白了嗎，諸位？繁流，你重說一遍……不知道嗎？這可不好。現在你們說說，什么东西是一成不變的呢？新藏！不知道嗎？唉呀，多糟哇！愚蠢是一成不變的。別人可以不知道，可是你總該知道哇！跟你爸爸說，叫他晚上到我這兒來一下。順便叫他帶上一小包米……和一點……鮮魚來。”

孩子們哈哈大笑，小高尾更加起勁地噘起嘴唇，轉動腦袋。只有樞年沒有笑。他悶悶不樂地不時眺望那一班興高采烈的學生，跟自己一伙兒小朋友互相低聲談話。

“我剛頓腳的時候，”正徹說，“好像覺得有好些人會膽小起來，會害怕貓頭鷹。可是你們好比是大伙兒事先說好了似的，真有種！”

“頓腳是頓過了，”新藏猶豫不決地瞅着次郎說，“可是待會兒准要受處罰啦。”

“你已經膽小了嗎？”次郎笑開了。

他走到敞着的窗戶跟前，坐在窗台上，帶着嘲笑的样子瞅着這胖子，又補充說：

“要是我們今後還是這麼團結一致地幹的話，那就誰也不會再怕了。膽胆小，誰就走！以後我們就不把他當同學看待。請吧！”

次郎向門口點了點頭。課堂里傳出了一片高呼聲：

“我們为什么胆小呢？”

“叫他們把老师交出來！”

“一点也不怕！”

可是从樋年坐的那个課堂角落里，孩子們听到了他的声音：

“我并不胆小，可是不高兴頓脚。你們真好，沒話可說，把級任老师給轟走啦！你們忘了，即使踩在老师的影子上，也是不能允許的……”



樋年

狡猾的樋年，个子很高，上身穿一件美國式的格子襯衫，下身穿一条棕色的絲絨高尔夫球褲，从座位上站了起來，漫不經心地把兩只手往口袋里一插。

課堂里靜了下來。正徹吹了声口哨，慢声慢气地說：

“哦，原來你是这样的！”

大伙兒把腦袋往樋年那兒扭过去。那孩子眼睛望着地上，不朝任何人看，沉着臉补充說：

“就是將來也不頓，規矩的学生是不会这样干的。走佐藤那样的路是沒出息的……”

次郎覺得自己火了。双手緊緊地抓住了他坐着的窗台边沿，他好像要跳出去似地，把身子往前一弓：

“你怎么啦，樋年，想走猫头鷹的路嗎？”

“这样也好！”樋年斜着眼睛往他那边望了一下便回答說。“难道說后藤先生像你的佐藤那样，是个罪犯嗎？”

說着，他做了个瞧不起人的怪相，动手收拾書本。孩子們迷迷惑惑地瞅着樋年。他們甚至沒料到他是这么卑鄙。

樋年跟父母一起來到王市河边的这个小城市，時間还不很久。他的父親財主多田比佐雄，是大阪一家大軍火厂的老板。日本投降以后，美國人沒收了一批日本軍用企業，多田全家就迁移到王市來，住在比佐雄的地主兄弟家里。他父親最近上大阪去了。據說他从美國人那里收回了自己的工厂，开始制造軍用定貨。樋年已經吹了好几次牛，說他們全家快要從王市搬出去，他也不用再住在这些下等的市民中間了。

跟樋年一起把書本收拾起來的有他的伙伴傳吉、正繁和三郎。

“去吧，去吧！我們跟樋年可不是同道。”繁流說着，冷笑了一声。“他是个了不起的人物。天天吃雞片火鍋，夏天又跟他媽媽去避暑！哼，我們嘛，連过节也吃不上肉的。”

樋年在門口站住了。

“你眼紅嗎？我怎么啦，是吃你的嗎？”

他向同學們輕蔑地瞥了一眼，嘿嘿地笑了几声，便从口袋里掏出一塊巧克力糖，塞到嘴里去，然后把錫紙扔在地板上。

“你以为你是吃自己的嗎？”繁流从座位微微抬起身子，一只手向全班同学一揮，“其实，不但是吃我的，而且还吃正徹、高尾和其他好些人的……”

“对呀，他不是我們的同道！”正徹支持朋友說。

“我們也不要他，”次郎补上一句。

樋年已經到了門口，听到这些話，猛地把身子扭过来，朝着孩子們說：“应该像我爸爸那样地工作，做一个像他那样安分守己的日本人，